

# 极端荒诞中的悲剧情怀

——莫言《月光斩》悲剧意义剖析

叶龙思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00)

**[摘要]** 莫言的《月光斩》以戏谑化的叙述语言和打破常规的“邮件体”小说的文本形式,突显出其文本所包含的意义内核——“月光斩”是一种无意义的精神物质。这种精神物质反映出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人类主体的行动由于受到特定历史时期制度层面的干扰,形成毫无意义的劳动成果。从而导致人类主体对于自身形成一种巨大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与主体行动的荒诞性二者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的一种悲剧形态。

**[关键词]** 莫言; 月光斩; 荒诞; 悲剧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4-0118-04

莫言在短篇小说《月光斩》中讲述了一个县委副书记被恶作剧似的“谋杀”的故事,文本中同时穿插了有关“月光斩”来源和制造的两个传说故事。小说自发表之初便一直被作为一个“复仇”主题的小说,反映出平民阶层对于社会上的某些不公正现象的一种臆想性的“白日梦”似的反抗<sup>①</sup>。但以叙事学的视野深入文本内部,透过文本采用的极具戏谑化的叙述手法,可以发现文本通过对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社会思想较为芜杂的当代)中,人们某些行动背后的荒诞性和无意义性的揭示,展示出无意义的人类行动所引起人类主体内心深处的悲伤和怜悯,也反映出文本叙述者“含着眼泪的笑”中所蕴含的辛酸,展现出那种极大的悲剧意味。

《月光斩》之所以可以作為一部荒诞小说,有其文本特殊的荒诞属性。“荒诞”一词(absurd)从语源上看,源于拉丁字 absurdus,指“悖理”和“刺耳”。在一般字典中,“荒诞”被解释为不合逻辑、不合情理、悖谬、无意义和不可理喻。但是荒诞小说中的“荒诞”提示的是一种当代的语意使用场,它的含义乃是在此场地被历史地规定的。换句话说,“荒诞”一词的当代语用规定着它的当代指述,这一指述生存处境的“荒诞”可以用三个问题所概括。一是被判定为“荒诞的”生存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二是为什么这样的生存状态被判为“荒诞的”,

三是这种“荒诞的”意识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状态。换句话说,这种生存处境本身无所谓“荒诞”,“荒诞”是一种意义添加物,是判断者的意义投射,它依附在这种事实上,一旦剥离这种意义添加物,“它是荒诞的”就成了“它是”。“它是”本身毫无意义。正因为“它是”的可赋予性,我们才可能给它意义判断,比如“它是悲剧的”或“它是喜剧的”。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是被判为“荒诞的”呢?或者说,这样的生存状态被判为“荒诞的”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判断必需基于一种生存虚无性的发现。“荒诞”指述的意识状态乃是生存的洞观与发现,这种洞观与发现期待天才和生存的苦难,尤其是需要时间,柏格森意义上的时间<sup>②</sup>。《月光斩》中的生存者,也就是一种特定时代下的人类主体,而对自身的生存,自身的行动一无所知,对生存一知半解。

## 一 故事结构层面的荒诞性

荒诞力求通过艺术的夸张来突出生活中的矛盾和无意义,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悲剧通过人类自身‘无限目的’和‘有限手段’之间的冲突来表现人类主体的失落。”<sup>[1]107</sup>《月光斩》共由三个故事组成,一个现代故事和两个民间故事,两个民间故事穿插在现代故事之中。由于其深厚的内涵被认为是一篇“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sup>[2]</sup>。小说以《月光斩》为题,给了读者一个较为传统的期待视野,这将是一个

复仇、寻宝、爱恨情仇等武侠、公案类的传奇故事。但小说在开头部分就给读者一个极大的反差,这是一封表弟发给“我”的邮件,故事的主体被放在第一段之后的“附件”中。这就对传统小说的体裁进行了颠覆性的反叛和创新,把读者的视野一下子带回了现实社会,并且用一句话就给整个故事定下了一个现实化的基调。“表哥,最近县里面发生了一件大事,请看附件。”<sup>[31]</sup>一句话把整篇小说的故事主体笼统的讲完,并将所有的细节都放在附件之中。用“邮件”这种新出现的应用文文体来驾驭短篇小说,把小说的整体内容和具体情节放在邮件附件之中。对小说故事结构层面的反叛,势必对小说内容意义层面形成影响,继而小说的主题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层面的解读要求。

在以往的对该文本的解读中,研究者多从小说的表层故事结构层面入手,解读出用塑料模特来“谋杀”县委副书记的故事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复仇”故事,是一种心理意识层面的情感宣泄。但撇开小说中故事的主次关系,单纯的从故事结构层面来看,小说中的故事跳跃性地连接了三个时期:20世纪初,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这三个故事,按照文本的顺序分为A/B/C,被人为地切割开来,由四个部分构成,如下图:

A1 县委副书记被谋杀引起恐慌——>B 大跃进时期炼出一块神奇的蓝钢——>C 文革时期铁匠一家用蓝钢制作出月光斩——>A2 县委副书记被谋杀的事情被证明为一个恶作剧

A1 和 A2 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A, B 和 C 这两个独立的故事之间有着一个因果关系。B 是 C 的充分不必要条件。A1 和 C 之间是一种非常松散的联系,一种由叙述者主观联想而生发的联系。A1 和 B 之间则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 B、C 和 A2 之间则是毫无关联。文本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象,A1 和 A2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B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C 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把三个完整的故事放在一起,并且将主体的故事 A 分为 A1 和 A2 两个部分,将 B 和 C 强行放入其中,用空间形式代替时间位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极具戏谑化的阅读效果。一个完整的故事被碎片化了,通过碎片故事之间的跳跃性,不断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打破传统的社会历史语境对读者的影响,让读者在隐含作者精心安排的语句中感受到作者所期待的接收效果:A1 和 A2 是一个恶作剧,B 是一个荒诞的民间故事,C 则是一

个触摸不可及的传说。

A1 在读者阅读接受初期力图营造一种真实性,但是在读完 A2 之后可以发现 A1 中的荒诞,特别是最后一段文本中的叙述者“我”的简短的邮件回复,给整个文本做了荒诞性的界定。叙述者“我”被表弟的恶作剧故事愚弄了,“我”就在结尾也采取戏谑的回信方式。故事 A 中的人物县委副书记乃至整个县委被恶作剧愚弄了,故事 B、C 中的所有人物的行动都被那块蓝钢也就是月光斩的虚无性所消解。题目为月光斩,是为了突出 C 故事中的月光斩,月光斩的故事是整个文本的结构核心。但月光斩是一个无意义的东西,但就是这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连接了历史和现实,连接了三个时间阶段。三个故事全部无意义,反映出人类生产生活的虚无。历史阶段之间由一个虚无的物质所联系,这本身就是最荒诞的,也是最悲哀的,形成的悲剧意义在于,人类实践的无结果中,对自我存在主体的怀疑(或是戏谑)所产生的悲剧感。

## 二 语言内容层面的荒诞气

小说在结构层面表现为三个独立故事的有机结合,但作者在内容层面为了突出小说所要表达的荒诞性的讽刺效果,通过各种类型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努力刻画出一幅荒诞的图景。

语言内容层面的荒诞气最突出的体现在,文本故事前后强烈的“虚”、“实”对比,对故事真实性的消解,对故事荒诞性的渲染。如在小说的开头 A1 故事中,文本采用故事“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作为故事中的目击者,例如发现“刘副书记的头”<sup>[31]</sup>的目击者都是“我”的“老同学冯国庆的二女儿”<sup>[31]</sup>、“老战友的三女儿”<sup>[31]</sup>等,突出了故事“实”的成分。但是在人们对“人头”的眼睛被乌鸦所啄毁的议论中,明显加入戏谑性的成分,增加了“虚”的色彩,如“有人道……很可能是罪犯所为,……因为西方有特殊技术……从死者的视网膜提取信息,犯罪者是一个高智商者”<sup>[31]</sup>、“又有人说,……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sup>[31]</sup>等等,紧接着通过叙述对厕所墙壁上的字的猜测,“有人——也许是鬼”<sup>[33]</sup>将故事不断地纵深切入,赋予时间上的荒诞性,与真实与虚幻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形成较好的戏谑效果。在最后的 A2 我中,刘副书记的人头只是一个塑料模特的头,这应该很容易鉴别真伪,但是在 A1 故事里,人头经过了许多专业人员的查看,权威

部门的检验,竟然都没发现是假的。代表先进文明的权威部门和塑料的假人头之间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人类最先进的部门凭借权威或是权力对普通大众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但是这些权威或是权力背后,本身却是脆弱愚昧和不可靠的,这是一个权力的悖论,高与低,虚假与真实的互相矛盾,造成了极大的讽刺效果。

故事 B 中,对“虚”的渲染又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全盘虚化。首先表现为戏谑化的人物指称。在整个文本之中,对人物的姓名都采用一种泛化的指称,如小冯,小许,常委们,小头头们,机关干部,技术员,老铁匠,老大,老二,老三,小姑娘。在 B 故事中,有具体名字的是两位右派,任你行,令狐退。但这也是两个泛化的名字,任你行就是任你践踏,令狐退,狐就是所谓的牛鬼蛇神,令狐退顾名思义,就是令他们这些右派退却。根据故事背景,这是“特殊时期”对知识分子不被认同的一种泛称。泛化的人物指称是一种象征,这本身就是荒诞和虚无的一种表现方式。再回到故事 B 中,月光斩的原材料蓝钢的炼钢炉是由化尸炉改制,原材料是“一百多个破旧的日本钢盔、五十多口铁锅、一万多个从棺材上起出来的铁钉等等”<sup>[3]4</sup>。炼制的过程中,“七道凌厉的蓝光直冲云霄,有七颗流星沿着蓝光落到钢水勺里”<sup>[3]4</sup>。这些都是有悖于常理的,但是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1958年)中,故事的真实性受到了故事自身的意义消解,“我知道这样写有悖物理学原理,但这是传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sup>[3]4</sup>。真实历史背景下的人物荒诞行动,也必将导致一个荒诞的结果。这种人物行动的荒诞性是由于真实历史环境下的人为决策所造成的,这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的讽刺和反省。

戏谑化的叙述方式还表现为夸张而模糊的人物动作。在故事 A1 中,“人头”被发现后,县委大院里人人自危,“常委们躲在五楼小会议室里开紧急会议”<sup>[3]2</sup>，“小头头们抓住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严厉的训斥部下”<sup>[3]2</sup>，躲是因为恐惧，训斥是因为内心极度恐惧而压抑，需要发泄出来。小说对于围观的普通民众的描述更为夸张，围观来的人群不断地向上涌，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对天鸣警示枪，人们才恋恋不舍地散去。“恋恋不舍”的使用，和县委里的恐惧感形成一种对比，这本身又是一种强有力的讽刺。同样具有夸张成分的叙事还体现在故事 C 中，老铁匠看小姑娘带来的那块蓝钢时，“蹲下，抬头看着姑

娘，低头看着蓝钢；抬头，低头，抬，低”<sup>[3]7</sup>，奄奄一息的老铁匠看的动作反而越来越快。在故事 A1 中，对于公共厕所里的一处随意的涂鸦，由于加入了人们的主观臆测，竟然“乍一看颇似顽皮儿童的涂鸦，但仔细研究，又像一个很有书法功底的人在扮嫩”<sup>[3]3</sup>。在故事 B 中，更是加入了无稽的比喻，叙述者在叙述一群机关干部在让两个右派把化尸炉改成炼钢炉时，说道“别说是把化尸炉改成炼钢炉，给他们个尿罐，也能改造成可以柔化黄金的坩埚。”<sup>[3]4</sup>

文中对于荒诞性的表现还体现为对同一事件的多重角度解读。故事 B 中，对于小姑娘的发问，铁匠铺中的老大，老二，老三回答的内容都是相同的，但是表达的方式明显差异。不同的回答方式，代表了对于同一事件，普通民众中的不同看法。如小姑娘刚进铁匠铺时，铁匠一家认为是来取货的红卫兵，“老三说：取枪要明天，老二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老大说：物价上涨了，枪价要加。”<sup>[3]6</sup>三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三个不同的年龄层级，特殊时期下的人们的紧张而焦躁的心理状态，对于金钱的认可超过了对于人际关系的认可。人际关系的冷漠，是人对于自身生存意义的怀疑，是人主体性缺失的体现，当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围绕着钱而进行运作时，这个社会就变得荒诞而没有意义。语言内容层面的荒诞气给了读者一个寻找文本深层意义内核的“钥匙”。

### 三 人类行动的无意义和主体的失落

结构层面的荒诞属性，内容语言层面的荒诞气息，都围绕着一个内核。这个内核就是文章开头部分提到的，荒诞小说的界定规则，“它是荒诞的”中“它是”的意义赋予。这个意义赋予表现为“意义内核”，这个意义内核贯穿于文本之中，也就是连接 A、B、C 三个故事的主线月光斩的真实意义。但是这个月光斩的存在意义文本并没有给予说明，只是通过对月光斩制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奇异荒诞事件的描述，对月光斩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可能给出了多重怀疑和消解。

时间意义上的消解表现在故事 B 中，月光斩的制作材料——蓝钢的产生时间是大跃进时期，一个不顾自然规律的时代。这个时代里人类行动伴随着一种盲目的纯主观的精神指导，生产方式是极其荒诞的。用化尸炉改造而成的炼钢炉，用“破旧的日本头盔，五十多口铁锅，一万多个从棺材上起出来的铁钉，一千多枚罗汉钱”作为原料。这种荒诞的生

产方式结果必然无意义。但是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原材料”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的意义并不在于炼制钢铁,棺材上的铁钉和罗汉钱是历史文物,铁锅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日本头盔是一种历史的鉴证。这些“原材料”包含着人类的劳动,但是在一种荒诞的生产方式下,被人类自身毁灭了。人类有意义的创造最终炼出来一块神奇的蓝钢。关于这块蓝钢的用途没有叙述,只是说“滋生出了庄严的、神圣的感情”<sup>[3]4</sup>,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却换来的只是庄严的情感。这本身就是对人类实践的强有力的反讽。这些炼钢的都是普通民众,是在政策的指引下进行行动的,这次炼钢的过程代表着民众的实践在错误政策的指导下对自身的破坏和摧毁。

“悲剧人物强烈的生命热情和旺盛的实践生命力,使得他必然同现实历史的给定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对抗和冲突。”<sup>[1]10</sup>空间意义上的消解体现在紧接故事 B 其后的故事 C 中,月光斩的铸造过程中。铁匠一家有着象征意义,在古老的农业社会中,铁匠是铁器,也就是生产工具的制作者,代表着一种农业社会中的生产力,他们和农业文明中的直接生产者一样,都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在这个家庭中,老铁匠是唯一一个认识到这块蓝钢的破坏性和无意义的人,在这里“老”是一种象征,一种古老的历史传承的象征。老铁匠的三个儿子,则代表着新的时代之下新的生产力的形象。在这个家庭里,继承老铁匠最多的是老三,具有浓厚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美德。蓝钢是由小姑娘带来的,小姑娘对于蓝钢来说是一种包装。小姑娘是一种女性的象征,铁匠兄弟正值壮年,因此小姑娘对于这群铁匠光棍来说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不仅包含小姑娘年轻的身体,还包含钱。文中小姑娘对于月光斩加工费给予了这样的保证,“加工费吗,要多少有多少。”<sup>[3]7</sup>蓝钢正是在欲望和金钱这两个最具诱惑性的物质的包裹下出现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明明知道没有意义,却又要坚持去做去行动。

月光斩是一个传说中的美好的东西,没有人见过,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但是为了这个月光斩,耗费了两个时代的民众劳动。同样,在 A2 中,刘副书记的谋杀案被证明是一个恶作剧,县政府又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澄清,为了一个不存在的事,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然后再去弥补这个不存在的事件所做的一系列荒诞的事,所有的事件都是荒诞而无意义的。

#### 四 结语

悲剧性的产生无疑包含着两个方面上的层次,一个是人类主体意志层面上的,一个是“现实辩证性和历史必然性辩证运动的基础之上的”<sup>[1]118</sup>。人类行动的无意义包含着对人类主体本身的欲望的难以控制和对社会权力的难以抵挡,正如故事 C 中,老铁匠最终没有拒绝小姑娘的要求,在感觉到了自身力量的微小后,感叹道“这是我的命,逃都逃不过的。”<sup>[3]7</sup>最终在制作出月光斩后,消耗了生命。作者在这里明显的受到了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影响,将人类主体意志的悲剧性提到了一个高度,“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和不道德的,人类社会不过是浸透着痛苦和矛盾的事物的不断变化和更新的幻梦”<sup>[1]93</sup>。这也契合了黑格尔提出的悲剧的必然性,黑格尔以苏格拉底的死作为悲剧不可避免性的典范,认为这位雅典哲人以自己的死弥补了自己事业的不可避免的面性。

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反映在本文中,就是月光斩所造成的悲剧,是人类自身难以摆脱和承受的“内”、“外”合力共同构成了人类行动悲剧的根源。“内”体现在这些悲剧主体强烈的生命热情和旺盛的实践生命力,两个特殊时期人们的异乎寻常的“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外”表现为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下的“不合理的”生产制度,社会强制之下的主体用实际付出的劳动换来无意义的结果,人类自身“无限目的”和“有限手段”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人类实践中的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情怀。

#### 注释:

① 在王蒙主编的《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序中,将《月光斩》与李锐的《袴裤》、王祥夫的《一丝不挂》相类比,认为该小说是在“复仇”的主题下,蕴藏着“正义”的呐喊。当社会催生出“复仇”这一行为时,意味着,往往是现实的残酷程度,同时意味着的还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② 该段关于“荒诞”词源意义的论述,主要综合于余虹。《荒诞》辨[J]. 外国文学评论,1994(2):14-23. 稍有改动。

#### [参考文献]

- [1] 赵凯. 悲剧与人类意识[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 [2] 孔范金,施战军,等. 莫言研究资料[G].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68.
- [3] 王蒙.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